



## 寻音:一座纪念馆的深情叩问

施光南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第一届毕业生,他创作的《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多情的土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歌曲旋律流畅、情感丰满,几十年来被一代代歌者传唱,赢得了一代代听众的共鸣,成为经久不衰的时代之歌。建一座纪念馆,让这位人民音乐家的创作人生被人们熟知,让他的精神持续传承,这是天津音乐学院一直想做的事。

“国内很多地方都想建施光南纪念馆。”天津音乐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刘国志坦言。2017年,施光南的家乡浙江金华一座2600多平方米的纪念馆开馆,2023年浙江音乐学院的施光南纪念馆落成开馆。作为施光南的母校,天津音乐学院的纪念馆如何建出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此学院领导多次带队前往北京,拜访施光南的夫人洪如丁。他们不仅带去学院的诚意,更带去一份独特的情感邀约——邀请洪如丁重返天津。“天津是施光南学习工作十九年的地方,他和夫人相识、相恋、成家……都是在天津,我们就是想唤醒洪老师对这里情感上的共鸣。”刘国志说。

当洪如丁站在海河边,走进天津音乐学院的老楼,那些深藏的记忆被激活了。“她说《打起手鼓唱起歌》这个歌,就是当年他们相约在海河边见面的时候,施光南老师骑着自行车,哼着唱着创作出来的。”刘国志介绍。故地重游让洪如丁再次感受到施光南与天津之间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回到北京后,她很快决定与天津音乐学院签署捐赠协议。

而让学院师生倍感意外的是,尽管外地有两座已经建成的纪念馆,但天津音乐学院获得的捐赠却是最为丰富的。“我们基本上找到了施光南所有代表作的创作原件。”刘国志难掩自豪。这些资料包括施光南的入学证明、考试试卷、创作手稿、衣物、收藏品、使用过的物品等,共计13000多件,整整装满了12个大整理箱。

## 觅谱:万份手稿间的时光考古

2025年暑假,天津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和人文学院的师生们面临一项艰巨任务——整理施光南留下的万余份手稿。这些手稿创作时间跨度大,保存状况不一,不少作品存在页码不全、顺序混乱等诸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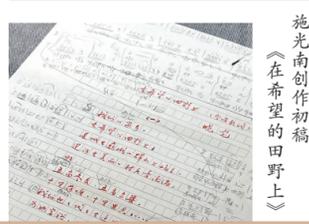
“举例来说,比如一个作品的谱子一共有十页,我们拿到的手稿可能只有1、2、6、9页。”刘国志描述当时的困境,“没有的那些页码哪去了?”如果只是机械地扫描存档,那些不完整的手稿将永远无法完整呈现,更谈不上后续的出版与研究。

作曲指挥系党总支书记刘彬、副主任张大鹏带领师生们投入了这场需要极高专业素养和极大耐心的整理工作。他们戴上白手套,小心翼翼对待每一页手稿。整个暑假,师生们轮班工作,每天工作十余小时。“学校集中了能提供的所有设备,买了高拍仪。这几个人分了组,分工协作,因为时间非常紧张,他们干着干着还互相比赛了。”刘国志感慨道。

令人感动的是,利用暑假时间参与这项工作的师生没有一句怨言。“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大家觉得能参与到施光南手稿的整理当中,本身就是一件幸运。”刘国志说。这些音乐人在万

## 私点追踪

走进天津音乐学院北院第四教学楼一楼,右手边不算宽敞的楼道还有着修缮后的痕迹,施光南纪念馆便坐落于此。弧形的楼道引导着参观者的脚步,左手边墙上的一处圆形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它像一张巨型唱片,那些被几代人传唱的旋律似乎顷刻间又回荡在耳畔;又像一棵大树的年轮,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记述着作曲家一生的创作历程。这座三百多平方米的施光南纪念馆,不仅仅展现了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艺术生涯,更彰显出一所音乐学院与一位杰出校友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情感联结。如今,这座开馆不过四个多月的纪念馆,已然凭三十余场场史活动,在天津的文化“琴键”上敲出了灵动的节拍,让流淌在城市血脉里的旋律,被更多人听见、看见、铭记。



施光南创作初稿《在希望的田野上》

# 把最美的旋律献给祖国和人民

## ——访天津音乐学院施光南纪念馆

记者 王爽



施光南纪念馆展厅

余份充满年代感的谱纸间,触摸到了一位人民音乐家的创作脉搏。

作曲指挥系二年级研究生高依波是浙江人,与施光南算是同乡。“我主要参与了手稿的扫描和制谱工作。施光南老师的歌曲《屈原》有六个乐章,一个乐章谱子就有200多页。”高依波介绍,“我们的制谱工作需要将手写谱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录入电脑。有些手稿因为保存问题已经看不清了,我们就需要找到演出的视频去校对,也就是‘扒谱子’。”

这项工作很考验专业素养。“大编制的作品基本上全都是我们作曲专业的研究生在弄。”高依波说。在整理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完成了工作,更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每次跟同学们聊这些手稿,我们就会说‘我们分析一下’,挺有意思的。”

最终,这支师生团队比原计划提前10天完成了全部手稿的整理工作,为后续的编目、研究和展陈奠定了坚实基础。

## 筑馆:十六昼夜的匠心交响

2025年8月,当手稿整理工作接近尾声时,纪念馆的实体建设才刚刚启动。纪念馆原址是天津音乐学院的琴房,厚重的墙壁、特殊的声学结构,让改造难度大增。更大的挑战在于时间。从琴房搬迁、拆砌到设计装修、布展完成,总共只用了十六天。“以前我带领团队做布展,最快用过八天,但那是成熟的美术馆。”刘国志坦言,“这次是没有馆,要先建馆再布展,一共十六天,难度太大了!”

这样的速度背后,是天津音乐学院上下团结一心的努力,学院领导对建设团队给予了充分信任。刘国志说起了这其中一插曲:“其实在展馆的设计规划上,最早我们曾请了一个专业的设计院对场馆和建筑构造进行了评估,做了设计方案。但是跟学校领导汇报的时候,学校领导觉得,这个设计院的设计团队固然有很强的专业设计能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而我们这里很多老师对施光南老师的情感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他们脑海中施光南纪念馆的样子,并非一个机械化的、模式化的设计概念。所以如今纪念馆里很多设计元素,都是我们这些学音乐、教音乐的老师想出来的。”

这座施光南纪念馆的设计充满巧思。入口处那两个象征着施光南音乐生命力与时代印

记的唱片造型,走廊墙面上的手稿图案,房顶上悬挂的乐谱……都让走进这里的人被浓烈的音乐创作氛围所包围。无数乐谱在头顶上方“轻舞飞扬”,像白鸽、像风帆、像翅膀,这是作曲指挥系副主任张大鹏的创意:“因为施光南作为一名职业作曲家,他的脑海里时刻充满着创作的灵感,所以我希望营造一种被他的音乐包围的温暖感觉,就像他的乐思一直在飞翔。”

这些设计不仅美观,更蕴含深意。“我们想让观众通过他的作品、他的创作经历,看到这个人的一生。”刘国志说,“施光南不光作品和创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个人本身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在展览的第一部分,对他的家庭、他的爱国精神的渊源进行了充分的展现。”

## 识人:在手稿中重新发现施光南

在整理施光南手稿的过程中,师生们惊喜不断。最令人意外的是手稿的“版本之谜”。此前,有兄弟院校获得了施光南的部分手稿,这让张大鹏一度未能“捷足先登”而深以为憾。但是当开始手稿整理后,张大鹏此前的遗憾不但立刻烟消云散,而且因获至宝大为欣喜:“他们拿走的都是谱面极干净的手稿,但那是抄本。”张大鹏解释说,“而那些看起来比较破、比较烂的,他们都没有拿,但这些才是施光南那些最原始的初稿。我们这是捡了漏!”

张大鹏说:“在施光南进行创作的那个年代,他没有复印机,也没有电脑。哪位要唱这个歌的话,作曲家给您抄一份,您拿走。所以我们

很幸运,拿到了施光南老师大量的创作的第一稿。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之前那个学校拿走的钢琴伴奏谱,看着很干净,漂漂亮亮的,但那是誊本。我们这个看着虽然有点破旧,但你看这涂涂改改的痕迹都在,是底本。这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晓光给施光南寄来的信,施光南直接就在这上面谱了曲子。”

“从这些原始手稿上,我们能看出艺术创作者思考的痕迹。”张大鹏指着展柜里的一份手稿说:“你看这是《打起手鼓唱起歌》的第一稿,最下面一行涂改过。透过这些涂改的地方,能看到最早的歌词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不一样的,原来是‘毛主席光辉暖心窝’‘红光永远照边疆’,是很有时代特征的。”

在手稿整理过程中,师生们还发现了许多颠覆此前认知的细节,特别是施光南音乐语言的现代性。“以前觉得他写的是群众歌曲,通过看这些手稿才发现,他的谱面很现代。”高依波兴奋地说,施光南在歌剧中运用了大量现代作曲技法,“即使放到现在看也一点都不过时,还是很先锋激进的那种。我们用打谱软件是打一个大概,很多比较现代的技法,是需要后期合成进去的。我在整理这些谱子的过程中就发现,呀!施光南老师这个打谱软件上没有,我得后期合成了。真的是很高级的技法!”张大鹏对此深有同感:“此前我们从没有见过他的手稿,有人甚至以为他是写简谱的。整理完后才发现,他在学期间受到极其专业的交响乐创作训练,写的谱子让我们叹为观止。”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一些师生“施光南只是群众歌曲作曲家”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他全面的作曲才华。

## 缘起:从大学教师到“守艺人”

记者:您是如何从大学教师成为非遗“守艺人”的?

范蕾:我与金银细工传统制作技艺结缘,始于学校里非遗工坊的建立。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成立了“津派花丝·国银非遗”非遗工坊,通过这个平台,我有幸结识了天津市白银协会会长刘军老师、古鼎世家津派花丝传承人董小珍老师等多位非遗传承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逐渐走进了这个此前从未涉足的领域,我真切地感受到,非遗正在从“濒危待保护”走向“活态焕新生”,孩子们在体验区专注地掐丝、填色,那种“可触摸的文化”所带来的感动,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替代的。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拜师学艺的,是作为一名高校普通教师的责任感。我们有责任让更多年轻人走近非遗、感受非遗、热爱非遗,让古老的技艺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记得在与一位非遗传承人沟通时,其六十年坚守的历程深深触动了我。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们这一代人,能为这些即将失传的非遗技艺做点什么呢?作为高职院校的普通老师,我们能不能成为一座桥?一座架在古老技艺与青年学子之间的桥。我们能不能成为一条路?一条让非遗从“进校园”走向“在校园”的路。

于是,我主动向金银细工传统制作技艺第三代传人论黎老师拜师学艺,从一名大学教师变成了非遗学徒。

记者:从学者、教育者转变为学徒、非遗传承人,您如何看待自己这种双重身份对于非遗传承的意义?

范蕾:说到双重身份,这并不是一种矛盾,反而是一种彼此赋能的关系。真正让这双重身份发挥出最大价值的,是学校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不仅成立了非遗工坊,还先后将其打造为“天津市大中小学一体化实践育人基地”和“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示范基地”。学校对非遗传承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和支持,鼓励我在这条路上持续深耕。这种制度保障,让我更有底气去坚持、去探索。同时,我觉得双重身份最大的意义,是能让年轻人看到“学习可以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也可以在课堂之外被重新发现”。所以,我眼中的双重身份,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幸运。幸运的是,我有机会成为那座桥、那条路,让非

## 非遗新传

一名高校教师,又是非遗传承人,这种“双师型”身份在非遗传承领域显现出独有的特色。这位让古老的技艺突破师徒壁垒,走进现代教育体系、在青年学子中扎根发芽的实践者,就是天津商务职业学院金融学院的范蕾老师。作为金银细工传统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范蕾老师学习这项非遗技艺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学校里向学生传授非遗技艺,组织学生进行非遗传承与传播。

# 范蕾 成为架在古老技艺与青年学子之间的桥

记者 郭晓莹



金银细工首饰

遣走向学生,也让学生走向非遗;让古老的技艺在校园里生根发芽,也让年轻的学子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根脉与自信。

## 授艺:高校里的“师带徒”新范式

记者:现在您把金银细工传统制作技艺带进了大学课堂。面对习惯于数字化、智能化生活的学生,您是如何让他们静下心来,在实践中感受这门“慢工出细活”的古老技艺的?

范蕾:说实话,最初我也担心,现在的孩子都是刷着短视频长大的,能坐得住吗?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我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足够的信任、足够的陪伴,他们回馈给我的,是远超预期的热爱和投入。

我们学校的非遗工坊设在教学楼的一角,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工位。起初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来这里练习,但慢慢地,我发现一个现象,每天午休时间,工坊里总有几个学生埋头在自己的工位上钻研;每天下午放学后,工坊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有时候我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准备下班回家时,路过工坊,依然看到



范蕾

品。那一刻,我的学生们不仅是非遗的学习者,更是非遗的传播者、推广者。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学生们有了更多机会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学生们参加非遗集市、文创展会,亲自摆摊、亲自讲解、亲自销售。

这种将金融专业与金银细工相结合的做法,形成了我们学院独有的教学特色,但这种特色,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一次次探索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金融专业给了学生看市场的眼睛,金银细工技艺给了学生触摸传统的手。金融与金银细工结合,让他们既懂得文化的价值,也懂得市场的逻辑。而这,正是职业教育“文化育人”最生动的体现。

记者:对于天津商务职业学院金融学院的学生来说,掌握这门技艺,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或创新创业有没有发挥实际作用?

范蕾:掌握这门非遗技艺,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和创新创业都发挥了实际作用,而且远超我的预期。2022级的一位同学,在加入工坊并系统学习金银细工技艺后,凭借出色的动手能力,成为大家公认的“技艺小能手”,还被推选为工坊负责人。他设计并制作了很多作品,多次参加校内外展览和比赛并获奖。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青海。毕业后不久,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的卧室,角落里放着一张精工台,和我们工坊里的一模一样。他在微信里说:“老师,我很想念在工坊的日子,很想念我的工位。所以我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放在卧室,每天看到它,就像还在工坊里一样。”如今,他在自己的精工台上继续创作,已经有了线上线下的订单。他用自己的方式,把在天津学到的技艺,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学生们用行动告诉我,非遗不是“无用”的老手艺,而是可以成为事业、可以创造价值的薪赛道。

此外,金融学院与古鼎世家(天津)珠宝有限公司开展深度的校企合作,双方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每年为企业定点输送十余名实习生,真正打通了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不仅如此,对于金融学院的学生而言,非遗技艺的学习经历绝非一项孤立的技术,而是一种能够显著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在求职中脱颖而出“软实力”和“文化底色”。金银细工讲究毫厘之间的精准,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与金融行业对数字精准、风控严密的要求不谋而合。在金融学院的背景下,学生们天然具备扎实的金融专业功底。而当金融专业能力与非遗文化内涵相结合时,便产生了独特的化学反应。

记者:在教学过程中,您是否有意识地将金融、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与金银细工的创作相结合?

范蕾:让非遗从“手工艺”走向“市场”,让金融